



# 疫情下,冲刺的研究生只愿—— 平安上场 顺利完考

本报记者 张蓉 潘璐 钱橙计划通讯员 程富琳 吕一含/文

21岁的小淼,2019年考入浙江传媒学院,几乎在断断续续的网课中度过大学时光,这周末,她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。但从月初起,感染新冠的留校研究生越来越多。

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4日至26日举行。教育部、国家卫健委、国家疾控局就此进行专项部署,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可有针对性设置核酸阴性考场、核酸阳性考场,以及用于体温异常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考场等,全力实现“如期考试、应考尽考、平安研考”。

但眼下,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,考研生们忧虑的不是招录比,也不是有没有机会上场,而是“能否健康、安全地坐上考场,用清醒的头脑完成考试”。考研对他们又多了一重考验,除了实力和努力,运气和时机也变成重要的砝码。

## A 十天不出寝室楼的“一战生”： 决战时刻,千万别中招

十天前,小淼将厚重的书本教材从学校图书馆搬回寝室。这和她原计划并不相符,看着学校临时放假通知与送往机场的爱心校车远去,她心里清楚,目前自己最大的任务是保持身体健康。

自从9月决定跨考本校新传专业研究生起,小淼就一腔孤勇投入备战,开始了在图书馆和宿舍间两点一线的生活。对着陌生的学科,起初,小淼复习得很吃力,“不敢放松,生怕自己退却”。小淼屏蔽了所有社交,每天素面朝天。

日复一日,小淼在图书馆,从清晨8点坐到晚上11点。但努力又平静的生活却在12月到来后被疫情打乱。

“我是容易被环境影响的人,情绪波动比较大。”看着网上的阳性经历,小淼不禁对几天后的考试感到担忧,“看的疫情消息越多,对身体的健康就越焦虑,对学习的影响很大。”

随着图书馆内“小阳人”越来越多,小淼只好把复习地点转移到寝室。可到了寝室,她又神经敏感地感觉自己有咳嗽、头晕的症状,怀疑自己是不是“阳”了,“用体温计测了很多次才安心”。

从焦虑到恐惧,有段时间,小淼陷入杞人忧天的拉扯中,“害怕考场上突然发烧该怎么办?四肢无力又该怎么办?所有的努力是不是都泡汤了?”在和室友的互相鼓励中,她最终接受了这样心绪不定的自己。

过去十天,小淼几乎没有走出过寝室楼,甚至很少出寝室,“外卖只点校内送到楼下,我和另一个留校考研的室友轮流下去拿来。”

仅有一次的外出是在昨天,浙江省要求考研究生当天完成单人单管核酸采样,并为考研究生专设检测点。“学校内就有检测点,但排队的人可能已是阳性感染者,我还是很紧张。”小淼戴着N95口罩,做完就立刻回寝室,从上到下给自己消毒,又把穿出去的衣服晒到阳台上。

今年备考的物资不只是文具,还有N95口罩、消毒喷雾、酒精湿巾、各类药品。“好多平台都已经抢不到药,下单很久的酒精喷雾,很多天也没有发货。”无奈之下,小淼让在家乡辽宁的父母给自己寄来备用药,可快递至今停留在快递站点消杀,要静置3至7天才能配送。

对于考研,小淼已经做出“尽人事,听天命”的决心。此刻,她内心最大声的祈祷是,“决战时刻,千万别中招。”

“等到12月25日晚上,四门考试结束,可以尽情释放。不论结果如何,我必须赞赏自己的坚持和勇敢。”



考研生小淼背着复习资料入睡



穿着睡衣复习的小淼

## B 考前一周感染的“二战生”： 先尽量休息,在焦虑中调整

张莉莉的书桌上叠了厚厚一打复习资料,她留了最后几天时间给自己背重点。去年考研失利后,这是张莉莉第二次考研,“一起参加考研的都是‘00后’,如果这次还不能上岸,不仅是工作压力,还有年龄压力。”

12月初,张莉莉从成都的考研自习室回到老家山东,准备最后阶段的冲刺。妈妈在12月8日出了趟门,想给张莉莉买点新鲜的排骨炖炖,顺便去水果店买些水果。没想到这一出门就“中招”了。

先是妈妈开始喉咙疼痛、发低烧,尽管妈妈出现症状当天就和张莉莉隔用餐、休息,但张莉莉还是感染了。

12月14日早上,张莉莉一起床就感觉头晕脑胀。“浑身疼,嗓子也不舒服,当时感觉如坠冰窟。”父亲和舅舅责怪妈妈为什么出门,妈妈只能一脸歉疚地看着她。张莉莉想开口为妈妈争辩几句,却发现嗓子刀割一样疼,根本说不清楚话。

“我的症状比我妈更严重。”张莉莉吃完布洛芬昏睡了一下午,连妈妈叫她吃晚饭都没有听到。醒来的时候衣服和床单全都湿透了,她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,一看体温接近39℃,“当时疼得想哭,感觉整个人都散架了。”

张莉莉告诉钱江晚报记者,由于长期久坐,她原本就有颈椎病,这下更是双倍的疼痛,一旦药效过去,疼得根本睡不着。

张莉莉家里原本备用的药物也快吃完了。“前几天在网上买的布洛芬和连花清瘟到现在都没发货,只有蒲地蓝和感康到了。”因为嗓子一有吞咽动作就疼痛,她咳着咳着就想呕吐,只能喝点米汤。

接下来的几天,张莉莉一直反反复复地发烧,直到19日抗原检测结果才转阴。她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,这不是她一个考生遇到这样的情况,“资料肯定来不及看了,能背多少是多少,还是尽量先休息好。”

张莉莉说,在24日之前,她要每天去专门核酸检测点做核酸,“如果没转阴的话,会被分到阳性考生专用考场里,比较担心会二次感染。”

## C 从非洲回国备考的“逐梦生”： 虽已“中招”,但没有“放手一搏”的压力

12月初,李知秋从喀麦隆回国,因为害怕感染,在香港他也没敢出去,安安分分待满三天居家隔离期。原本想趁着这次回国,先回天津老家一趟,但出于担心,他还是临时改了机票直飞北京,准备研究生考试的最后冲刺。

李知秋和女友小木在北京一起租房住,小木是先中招的那个,随后便是李知秋。“整个人都会很烦躁。”李知秋坦言,“很影响复习状态。”整个人昏昏沉沉,一连咳了四五天,他形容“快把肺咳出来了”。

李知秋本科毕业就去了喀麦隆工作,在非洲待了四五年。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免疫系统还算不错,在非洲,身边的一圈朋友都得了新冠,只有他没事。

“要是真按照阳性考场、阴性考场区分,我现在没法戴口罩,会有窒息的感觉。”李知秋有些担心考试后的身体情况。

工作几年后再回来考研,对李知秋来说是另一重挑战。相比于应届生,28岁的李知秋坦言自己没有所谓“放手一搏”的压力,毕竟,他还有非洲的工作当后路。